

人生况味

李老师

——

■ 羊白

我小学时的语文老师叫李开宽,是个民办教师,从三年级开始教我们的。李老师中等个子,不苟言笑,有时脾气还有点暴躁,因此我们都有几分怕他。

李老师二十六七的样子,还没成家,下面有三个弟妹在读初中。他无疑是家里的“顶梁柱”,常年穿一身蓝色中山装,脚上是一双黄胶鞋。和大多数乡村民办教师一样,李老师没有宿舍,需回家过夜,十几里的路,全靠步行,第二天一大早再赶到学校。

听高年级的同学说,我们李老师喜欢上了他们那个村村长的女儿。村长不同意,给中间人的说法是,“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他连自行车都买不起,一切免谈。我的女儿非公家人莫谈。”

因此,我们班几个调皮的男生,背后地里偷偷叫李老师李蛤蟆。有一次,竟然被李老师知道了,那几位同学怕得要命,以为要请家长,结果李老师让他们几个围成一圈,玩蛤蟆跳水的游戏,谁说错了,谁就做十个俯卧撑。几圈下来,那几个同学都趴在地上起不来了,气氛却嘻嘻哈哈地很是热闹,以至于都忘了到底是在游戏还是在接受惩罚。

李老师虽只是个民办老师,心性却高傲,并不觉得自己比那些公办老师差到哪里。他的上课,有自己独特的一套。他教我们识字,不是按课文和生字表来,往往是一组一组的,没学过的也会说出来,让我们比较好记。比如学一棵树的“棵”字,他会让同学们把自己知道的所有的木字旁的字都写到黑板上去,等同学们写得差不多了,他再补充上几个,然后,这就是今天的作业。一个字三遍。第二天听写,不会的字继续写三遍。再不会,放学后留下来又写三遍。

李老师的这套野路子,很多公办老师不服气,去校长那告状,说他不按教材备课,是误人子弟。可李

老师带出来的班语文成绩一直不错,校长也就不好说什么,睁只眼闭只眼,由他去。

记得有一阵,班里的同学老是把“买”和“卖”分不清,总是写岔。李老师讲着:“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,这‘卖’字上的‘十’字,就是你们家的‘粮食’,有‘粮食’才能‘卖’,没‘粮食’就只能‘买’了,懂了吧!”

我们惊讶地听着他的解释,不是太懂。但事实是,这个办法确实管用,以后再没有同学分不清“买”“卖”了。

还记得有年冬天,天刚下了雪,极冷,下课后同学们都缩着脖子窝在教室里,感叹着说:“哇,好冷呀,冻死人了!”

李老师本来已经出了教室,他突然返回来,站在讲台上很严肃地问:“你们知道‘冻死人’是什么意思吗?”

我们都不敢出声,看着他。他食指一挥,一字一顿地说:“‘冻—死人’——冻的是死人,活人是冻不死的。”说完,李老师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们回过神之后,呼啦一下全涌出了教室。

李老师不但课教得好,还会吹口琴,吹笛子,这对那些会弹风琴的公办老师来说,也许算不了什么,但李老师从来不占我们的音乐课,课本上的他都会教到,我印象最深的是《晚霞中的红蜻蜓》和《深河谷》,他把我们教会后,他口琴伴奏,我们男女同学分声部合唱。那种舒缓优美的调子,让人有超凡脱俗的美感。

渐渐地,我喜欢上了李老师,喜欢上了语文课和音乐课。我承认,我后来之所以爱上文艺,与李老师的启蒙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小学临毕业时,在一次全县的歌唱比赛中,我们班演出了多声部合唱:《送别》,获得了一等奖,让城里的老师们刮目相看,在乡里引起了轰动。

就是在那次获奖后的表彰会上,李老师当着全县师生,应邀表演了笛子独奏《金蛇狂舞》。我敢说,那是我听过的最美的音乐,节奏激昂,曲调欢快。其貌不扬的李老师站在高高的舞台上,十指翻飞,神采飞扬,在我们看来,简直是帅呆了。我们由衷地为他鼓掌,为他喝彩,为有他这样博学多才、爱意深深的老老师而自豪而骄傲!

们课间活动、交流内容的多样性,时时处处感觉自己格格不入,像丑小鸭掉进了天鹅群。那时的我,胆小自卑,小心翼翼。

而那次的的事情,让我的命运之轮转换了方向,加速向着美好未来前进。一次数学单元测试,卷面上打着鲜红的数字“62”——我及格了!对于小学数学从没及格的我来说,这是从来都不敢想的。

正当我沉浸在这巨大的惊喜之中时,耳边传来声音——是胡老师同我讲话。由于之前没有听到胡老师的声音,我下意识以为胡老师是向我问责的,怀疑我的成绩是舞弊来的,心中委屈与紧张交织着,眼泪不自主地流下,过了好一会,我才说:

“胡老师,是我自己考的,我没有……”

“噢……不相信自己?认为老师怀疑你?这次考试,老师是相信你的,怎么会这么想呢?你的努力我一直关注着,要相信自己是会学习天赋的,但你还还有潜力,要向班级前几名努力哟!”

到这时,我心想,原来老师不仅相信我的成绩,而且认为我可以更上一层楼。不知不觉,一股暖流涌遍全身,幸福感冲击着我的灵魂,自信的力量在我的体内涌动!

有了这种感觉,我学习动力满满,数学成绩越来越好。初二时,我的数学达到了优分等级。再过一个学期,数学经常出现满分,整体成绩也由进校时的垫底进步到年级前十,中考更是以全镇第七名的成绩给我的初中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现在回想起来,第一次数学测试时,胡老师的鼓励对我后来的影响多么深远,那一次之自信促使我追寻美好人生,为我之后的入生奠定了奋斗的基础。何其有幸,能遇上这么体贴入微、善于育人的好老师!

不知不觉,我已从教二十余年,追随恩师的步伐,我坚持用心教学、用爱育人,以对教育的执着和坚守,回馈胡老师的恩情,传递人间温情。

说起何老师,她应该是我一生所授教老师中最让我感恩的人,每每提起笔,却总觉得自己文字羞涩。

那天是2006年的11月6日。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。傍晚5时多,我带着一份手稿,赶往何老师家。她正在吃饭。我向她说明来由,自己创作的《生命突袭中》需作修改,对自己的文字再操刀,自己有点力不从心。她说:“急吗?”“恩,明天要发出去。”“吃过饭了吗?”“没有。”“坐下吃吧!”她让我慢慢吃,自己匆匆扒完饭,开始看我的稿件。我吃完饭,在何老师身边坐下。她正专注地一个字一个字审阅,还不时放下笔来思索一会儿,然后在稿件上删改文字,还时不时征询我的意见。一个半小时过去了,我的稿子已遍体鳞伤了。何老师又反复审阅了几遍,我深情地望着老师,感觉老师又为我添了几丝银发。

初写小说,什么都不懂。《QQ下的情缘》初稿完成将近4万多字,我拿着稿子去找何老师把脉。她不厌其烦,一遍一遍为我修改,前后易稿达20多次。有时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,何老师百忙中挤出了多少宝贵时间?又牺牲了她多少休息时间?她总是那么耐心,那么细致,那么一丝不苟。何老师是我第一篇的第一个忠实的读者,第一个负责的审阅者,从主题、文字到生活常识都凝聚着老师的心血。《QQ下的情缘》,我的小说处女作最后定稿2万6千多字,在红袖添香发表后,点击量4万多次。

一点后,我又跟恩师谈起,想再写之后。老师说,好事啊,喜欢动笔就写写。8月底,我开始构思《永远的烟花》。小说难度比上一篇大,因

纸短情长

恩师何凤娟

——

■ 李妙凤

为这次写的时间跨度大,网络、报纸、杂志、道听途说成为我素材积淀的一个个窗口,第二年4月份,我把脑子里的素材一股脑儿堆成了“小说”,交给老师。

一天傍晚,老师打电话叫我过去。我去了。拿出我的稿子,对她说:“妙凤,看不懂啊!”“懂”字拖得老长老长。“看过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吗?生活中同一个人其实没有这么多不幸的遭遇。丧夫、丧子、被逐出门,流落街头……祥林嫂全都摊上了,她真有这么倒霉吗?鲁迅呢,高明之处就在于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,在许多同类原型中撷取典型因素,塑造出封建礼教束缚下被压迫劳动妇女的典型角色,同时他又能用一条线索巧妙地串联起来,逐步向读者展示这个鲜明的人物。你的文章呢?这也是几个普通人物的形象,可这些人也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吗?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吗?着墨又太乱,更重要的是



《岁月留痕》

(油画)

王昌椿作

(接上期)

老秦“哈哈”大笑,道出其中奥妙:岛上当地俚族老猎人,抓猴子自有绝招,可以不费吹灰之力,手到擒来。他们事先钉好一些木笼竹笼,笼口的木板上锯开一个小圆孔,刚好能容猴子伸手掏进去。木笼子里头,放上猴子最爱吃的香熟了的木瓜、甜透了的芒果。树上的猴子,见了香甜的水果,就会馋得不行不行的啦,就会主动下树,伸手进去去抓里面的果实。伸进去的时候是空手,死死抓着芒果以后就抽不出来。埋伏的士卒猎人们便一哄而上,但他们还是不知道松手,所以如此这般的被捉到的就是活猴儿。“猴精猴精”的猴子,就是这样被活捉。

“哦?”杨仆听得很有趣又很有意思。他原本以为,天下属猴子最精灵,可能最难捉到。现在才知道,擒捉如此简单且不费吹灰之力。杨仆说:“哈哈!其实只要它一松手,放下果子,就可逃之夭夭了。可它就是馋嘴贪果子,脑袋里就少了这么一窍。”

老秦也觉得如此抓猴,的确是一绝。他说:“俗话说得好,谁家的猫儿不偷腥,哪座山的猴子嘴不馋?心一贪,嘴一馋,啥事都搞(陕西方言:坏)咧。”他又想起一句俗话说补充道,“俗话说:偷吃枣子,打死也不吐枣核,大概就是指这些贪嘴贪吃的猴子吧。呵呵。”

“看来这世上,还是人比猴精。”杨仆感慨着。然后看看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秦党哲,戏谑道,“人比猴精,你比所有人人都要精明。它们是猴精,你老秦就是个人精。”

老秦眉开眼笑,颇为得意,“嘴嘴”大笑道:“俗话说,吃了别人的心短,拿了别人的手短。不贪便宜不上当。莫伸手,伸手必被捉……”

杨仆佩服老秦,就是佩服他的一串一串溜溜源源不断的奇谈怪论。

连载(99)

白马井·伏波鞭

——

■ 李盛华

吗?”老秦最担心的就是事情败露。

“武帝发现破绽了吗?”杨仆当下不是担心把人哄瞞睡,而是担心把人给叫醒来。大凡在外作战的将军们,不知何缘故,个都怕汉武帝。一提到汉武帝,就夹不住尿水往裤裆里滴。

那个武官道:“点验官先是纳闷,说是海外的人怎么会这么小这么矮,脑袋瓜子都是碎碎的(陕西方言:小小的)呢?”

“你怎么回复?”杨仆摘下青铜盔,脑门与头发上的汗珠子往下流。秦党哲也觉得脊背上冷飕飕,裤裆里湿漉漉。

“我回复朝廷的点验官大人:‘海外岛人,都是些小种人,头小,个头小……’可他真是目明眼尖,他又发现了半截子猴尾巴,拎出来问我:‘这是啥玩意儿?人怎么会……’”

“唉嘘!哈哈咧咧,月亮掉到井里头咧!”杨仆还没听罢,就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面如土色道,“这一下咱可把事给惹大咧,把祸给惹大咧,包的饺子包子露了馅咧!那个多嘴多舌的点验官,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吧?”

老秦也如五雷轰顶,天灵盖挨了一闷棍,心想:“这可是什么不开提哪壶,在劫难逃了。如今是打掉门牙,也只能往肚子里咽哩!神神爷咧爷神神,自己搬起石头,可千万别砸了自己的脚咧!”

但是那个小武官也算是个机灵鬼,灵醒娃,他是取巧卖乖先卖个机灵,然后才表示自己很能行很聪明很会应对,跟着老秦也学会了看风使舵,看人说话,他说:“两位将军莫操心咧,本下官又不是个笨娃,俺知道如何应付哩。我对那点验官说:‘岛上人你们都没见过,还是很落后的,到如今,还长着祖宗尾巴,没脱干净……’我当时还灵机一动,给他悄悄塞了一锭银子,也就打发咧。”

“说得巧,干得也漂亮!”杨仆如释重负。但还是受了惊吓,瘫坐在地上,一时半会地没有气力站起来。(未完待续)

写在教师节

■ 山海居士

记得您曾说过,教师就是教书育人,这是极平常而朴实的话语。您在生活中,也默默地实现自己的诺言,感冒了,您也不肯休息,用沙哑的嗓音,启迪我们的智慧,粉笔道儿延伸着您追求的轨迹。

在那风雨交加的夜晚,您坚持给学生补课,脸上淌下的,有雨水也有汗水,可您没有叫一声苦、喊一声累,因为您坚信,辛勤的耕耘,一定会有桃李芬芳的园地。记得有位哲人曾说过,老师的教诲是人的一生都受用不尽的。是的,您不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,更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。粉笔犹如一把刻刀,雕刻着我们的灵魂,所以我们理解得更多……您发怒的眼神,欣慰的笑容,凝思的神态,匆忙的脚步。为了您挥洒的汗水,祖国的呼唤,我们会珍惜今天的一切,奋斗、拼搏,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路上,将留下,我们坚实、闪亮的脚窝。

无悔的青春

■ 周五明

就像歌者站在舞台
心中充满
幸福的激情
那浪漫地飞舞着的
是被快乐裹住的心

你驻守在三尺讲台
将信念扎根在
这方呕心沥血的沃土
任花谢花开

如雪的粉笔末
染白了你的双鬓
也纯洁了你的心灵
时间的刀刃
在你额上刻满皱纹
也雕琢了一块历久弥新的丰碑

一双双
渴求知识的眼睛
闪烁在
孤寂而高远的天幕

沉重的岁月
沧桑着你的美丽
一如既往的执着
书写无悔的青春

教师节前想起我的小学老师

■ 王继权

回忆老师他姓王,三间简陋小平房。青砖木板垒为桌,竹片蓬茅搭床。夜里听蛙敲鼓鸣,檐头与燕话家常。曾经我问追求事,指望成材作栋梁。

教师礼赞

■ 康俊英

或许窗前苦未知,如花树好风姿。谁言雅趣长难了,自守坚心不可移。一样情怀书海处,几曾寒暑夜灯时。此中真孽有多少,写在青春最美诗。

浣溪沙·教师节寄语

■ 赵三虎

不忘师情记忆长,谆谆教诲在学堂,夜深孤影印幽窗。 尽管霜浓侵鬓发,感恩语挚自心房。满园桃李醉人香。

馨香一瓣

感恩恩师,温暖我心

——

■ 刘家华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就读咸池小学。在这所村小,上下两层,几间小木屋,挤着60多人,其中一间教室和学校办公室共用。

那个年代,“普九”尚未开始,考上集镇中学对于农村小学生来说,希望渺茫,绝大多数农村学生小学毕业后便回家务农,或者去城市谋生活。按照我所读的小学历年的升学情况——自办学以来只有两名学生考上了沙道民族中学,我不敢奢望能上初中。

小升初考试后,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的我,意外收到了沙道民族中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幸运不偏不倚地砸在我身上,但起初,我不知未来,恐惧先侵占了我。老天似乎知道懵懂的我无法独自走出恐惧与自卑,便安排一位引路人来帮助我,这位引路人便是我的班主任——胡昌高老师。

初入重点中学,与镇上优秀孩子同台竞技,我感觉很吃力。羡慕镇上孩子上课自信的状态,惊奇他